

# 民歌小站 - 唱我們的歌!

---

## 今年、明年與未來 - - 歌手心聲

### 文獻檔案

發表者: OZONES

張貼時間 : 2006-10-10 09:31:44

一九七九年已是你心中的回憶了，而一九八零年正展在你的眼前。是風，是雨，是祥和，還是炫麗，都在時間裏了。此時，請你稍待，看看民歌手們在過去的一年做了什麼，未來的一年計劃什麼，有什麼樣的感想，又有什麼樣的牢騷。

楊祖珺：在唸書時，自己也鈞S有感覺到有需要去接觸社會，而畢業後接觸到鈞h事情，看到社會各方面，同時也吸收鈞h知識，覺得很充實，同時也到各地方去看看，走走，覺得有很多事要做。所以希望今年—不論出不出國—能把握機會，做很多事，希望過得和剛畢業時一樣的充實。

趙樹海：去年啊！我想想，出了一張自己的唱片，麗歌唱片公司出版。還寫了鈞h兒童歌曲，同時還出一本自己的歌集，叫做『我的歌』，還籌備一場兒童歌曲演唱會，嗯，還有，對了，還演了一場話劇，去年戲劇季的開鑼戲『楚漢風雲』，我演其中的劉邦，卅年來扮相最好的小生，不是貌滿C至於今年，計劃出一本兒童歌謠專集，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，還有一張兒童歌謠專集唱片，事實上，就快出來了，大約在二月中，當然還有那場兒童歌謠演唱會。另外還想組織民歌手，一起做一些有建設性的東西。還有就是做一個電視民歌節目，以及兒童電視節目。嘿，我還想成立一個電視節目製作中心，專門製作節目提供給電視台播出。我對電影也很有興趣，想拍實驗電影，並且現在嘗試寫劇本與文章，總之做的都是傳播方面的事。當然話劇團的演出也很有興趣，我希望做的是一個令人淡忘的為歌為劇的犧牲者。我相信我是的，而且我也做得到。最後，希望出一本我自己的詩集，唉！要做的事太多了，一天廿四小時實在不夠用。

劉蒼苔：去年在電視上擔任『挑戰』的主持人之一，而且還在幼獅電台做一個節目，專門介紹民歌與民歌手，對我來說，在學生生活快結束的時候，是很豐收的日子。今年，四海唱片公司計劃為我出一張專集。我希望今年每個月都有很多演唱會，都有很多新歌，大家一起來唱民歌，聽民歌。

王夢麟：自我檢討去年是沒做什麼事，但是寫了一些歌，而且唱紅了『雨中即景』。六十八年下了太多的雨，對大家真是很不好意思，但是這首歌帶給大家很大的快樂，所以算是扯平了。至於六十九年，希望再帶給大家兩次高潮，希望和六十八年一樣，人人都會唱我的歌。另外去年還和台視簽了約，同時還準備灌製第二張專集，希望一切都好，都很順利。

包美聖：去年上了不少次電視，還出了我的第二張專集，同時也快畢業了，做事了，不過又辭去了工作，原因是要回台中準備一些事，至於什麼事，這是不好說的，我想過幾個月你們就知道了。今年要出第三張專集，同時也要完成我的『事』。

陳明韶：這一年的生活算是很平淡，上班，下班，回家。給你一張名片，我在工業技術研究所做事。對了，這一年有件大事，我結婚了，很好的。至於來年，計劃出第三張專集，就是如此。

黃大城：去年在機場做事，空下來的時間就寫歌、唱歌。進民歌圈已一年半了，我覺得民歌既然已經站出來了，就該有自己的風格，與流行歌曲分家，走向社會化。民歌手應該專心致力於更好的創作，不要輕率作曲。至於我自己，一個月能出一首歌，就很心滿意足，就該笑了。我覺得演唱會不該多辦，要以質取勝。今年新格公司要出我一張個人專集，我希望能盡量把歌唱好。對了，還有，我很不滿意外間傳言的兩件事，一是指我們民歌手要價太高，事實上，如果演唱會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

話，我們拿多少錢都無所謂，畢竟這是我們的興趣，我們也不會計較酬勞多少的問題。但是若演唱會是以營利、賣票為主，那就不能怪我們要求合理的報酬，事實上，我覺得這是很公平的事情，怎麼能說我們要價太高呢？另一件是說我們民歌手開黃腔，天曉得這是誰傳出來的話？我平常上演唱會，就沒有聽過那位歌手在台上開黃腔，說笑話是有的，使場面氣氛熱鬧、融洽，是件很好的事，怎麼能說民歌手在台上開黃腔呢？真是天曉得。希望這種誤會能很快澄清。

鍾麗莉：今年畢業後，就要做老師了。去年開始與黃大城配合唱歌，也寫歌，我都是寫詞，交給黃大城或李建復譜曲，很愉快的事。希望我們的歌曲能與社會結合，也希望民歌界能多團結，寫出好的歌。

李建復：寫歌、唱歌、上演唱會，只是一種興趣，我還是以學業為主，只希望今年和去年一樣，寫一些歌唱唱而已。

邱晨：去年為電影『尋夢的孩子』譜上了主題曲，還寫了二十首新歌，掛上廿串紙鳥，每一串有二十隻。另外還剪了頭髮，圓圓的。還去了一趟日本，觀看他們的音樂發展，真是很棒，我們實在需要學習。今年計劃出一張專集，裏面有五、六首屬於男生的歌，我自己唱，邱晨是男生，沒錯。說實在的，我是屬於浪漫派，我的歌是生活的興趣，也是極為浪漫的，那種浪漫，就是邱晨的味道。我認為歌曲不是用來討論嚴肅的問題，那種問題，該以文學的方式來討論，對我來說，浪漫就是我的歌，就是我的風格。我的吉他技巧很好，很少人能比得上，十年前在台中我就參加過合唱團，『旋律合唱團』在台中表演，很瘋狂的日子。現在白天在大華晚報上班，下班之後，就是我的時間，過我浪漫的生活。哈！

潘麗莉：去年跟隨中國基督教藝術團契到歐、美演唱，看到很多事，可是總覺得玩得還不夠。計劃農曆春節出唱片，對了，我又開始學古箏與聲樂。希望今年能開一場個人演唱會，也加強學習中國傳統音樂，像南管與#23824;曲，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要學的。

施碧梧：現在在文化學院唸書，三年級，去年灌了專集，而且還出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車禍，騎摩托車摔到山旁邊。還好不要緊，手受點傷，醫生說過一、二個禮拜就會好。今年計劃在台視做專集，做完之後，我想『收山』了，不要唱了，唱歌實在好累啊！

鍾少蘭：韓正皓去年嘗試用各種不同的風格作曲，用現代詩，用傳統詞曲，作出各種不同風格的東西，他希望用自己理想的方式來改變演出的形式，比方說自己組織樂隊配歌，還希望再加入管弦樂隊，使音樂更豐富，只是這種型態的東西，還需要靠社會大眾的支持，才能成長。另外，他還計劃用自己的音樂來為中國電影配樂，因為中國電影的配樂，總是用西洋音樂，我們實在需要些自己的東西。當然，他還做了很多編曲的工作，兒童歌謠的編曲及樂隊指揮，很辛苦的事。至於我呢？完全是幫他，料理一個舒適的家，使他無後顧之憂。

韓正皓：我的事全是我太太的事，有的時候我做的一些事，都是她的構想。我們的名片，一面是我，另一面就是我的太太。

楊光榮：去年我比較重於寫文章，我覺得民歌已這麼久了，實在需要輿論的支持，但是這種文章較少，所以我嘗試將自己的想法寫成文章，這也是一種溝通。另外在『宇宙光』雜誌上我也有寫一個專欄，還有就是在報上發表的文字，提出一些較容易為人所忽略的問題。當然，我還在寫歌，不過我個人認為那是一些習作，因為現在寫歌真的要很小心，成熟的作品才可以拿出來，所以我覺得我的歌還不到發表的時候。去年我也專心於收集整理傳統的地方歌謠，吸收這些旋律的特性，加入自己創作的民歌中，今年希望也和去年一樣。對，去年我家裏還添了一個小女兒，所以我對兒童歌謠也開始很有興趣，畢竟這是我生活的一部份。我還希望結合一批理想一致的朋友，做一些具體的事情。我個人的理想是與中國傳統相結合，但也不排斥其他類型的東西，到底歌曲是個各人的表現，而我的理想就是這些。最近我很忙，除了做長庚醫院的總住院醫師外，又要搬家，所以很少在演唱會或其他場

合唱歌，多半是寫文章而已。

侯德健：我是比較搞自己東西的人，我的人不很內向，但是參與的東西卻很內向，我覺得目前充實自己是件最重要的事，沒有任何出版歌曲、專集的計劃。我覺得現在創作歌曲最大的困難就是語言上的障礙，我接觸新詩、現代詩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我認為白話文是很難以駕馭的東西，例如白話文只有一到四聲，不像廣東話有一到八聲，相當豐富。因而在現代詩、新詩方面，我們所能學習、模仿的就太多了，我們所需要的是如何控制語言與文字，來充分詮釋旋律與音樂。我覺得我們需要向別的语言學習，比方拉丁語，它的敘述性十分強，聲韻上也極豐富，其次是英語，然後才是德語等歐洲語言。去年與今年我所做的與希望的就是由這方面來充實自己。

熊天益：去年只寫了一首歌，就是『我們的理想』，但是覺得很充實。自來到台北後，兩年的時間都在教吉他、唸書、準備考試、構思歌曲。今年覺得我的音樂，以及創作概念，都到了成熟的階段，從現在開始，希望開始『出山』了。人說『三十而立』，希望今年是一個新的里程碑，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後，多寫一點歌。

吳楚楚：（沈默），（沈默，好大一段時間的沈默），嗯 - - 唱片沒有，新歌沒有，今年的計劃 - - 沒有。寫歌沒有很積極，也沒有放棄，還是那句老話 - - 順其自然。至於工作，除了還在『純』上班外，下午還在『撒哈拉西曙U』上班，很忙，所以也沒有太多時間上演唱會。不過，去年還是很好的，第一個兒子三歲了，第二個今年二月就快來了，就是如此。

楊弦：去年四、五月間由美國回來，我想短期內我是不會走的。目前在一家外國機構做事，時常有機會到農村各地走走看看，了解一些農村的生活狀況，很有意思。民歌對我來說仍然屬於一件業餘的事，但是我仍然很努力在做。去年由於本身工作忙，所以沒有很多時間去參加演唱會，也很少與民歌手接觸。我覺得現在的演唱會該有更高的水準，不該再如以往一樣，節目的安排鬆散，不緊湊，抱著一種隨便輕率的態度。事實上，演唱會的企畫是一件專門的事，要有專業化的態度。同時，演唱會的內容也該在質的方面提高。我是覺得一個演唱會應有一個主題，大家環繞著這個主題來表現，或是一個人的專輯旁人來表現，較有整體性。

另外，我並不反對民歌的商業化，商業化有時可促進其歌曲的水準化。不過我覺得民歌手作歌應堅持自己的路線，不應完全依照唱片公司的要求，他們要什麼樣的歌，就寫什麼樣的歌，是很糟糕的。我對自己歌曲的要求也是如此。同時我也希望走社會化的路線，與社會結合。當然，這面臨一個問題，就是新聞局的審查制度，目前歌曲的審查制度對歌曲有太多的限制，使得一些歌曲都不能流行，我希望審查的尺度能有所改變，而且至少能給予歌手一個不能通過的理由，比較合理。

我自己由於時間有限，生活圈子有限，很希望能結合一些朋友，一起來作曲，彼此互相激盪一番，就可以做出一些很好的東西，這些都是我今年的計劃。

吳統雄：去年九月以前，我是聯合報文化組的編輯，九月後就調成萬象版的主編，今年又改調成專欄組的記者，我希望自己能有時間，多進修一些有關新聞理論方面的東西。更希望今年不如去年忙，可以說去年的忙碌都是在為他人而忙，希望今年是為了自己而忙，整理一些屬於非新聞性的資料，為了充實自己的知識而忙。至於民歌方面，去年寫了一些歌，今年初有一場演唱會，發表一些新作。我個人覺得，這兩年的民歌是第一道門，大家一起多些歌、多唱、多聽，而目前是第二道門，應該做民歌的深耕運動，寫些精緻、能讓人咀嚼、回味的歌曲。至於如何深耕，我想可以由兩方面來說：一是歌詞方面，講究思想層次與文學的意味，格律、句式的安排，與文字的運用，都是我所追求的目標。在歌曲方面，講求音樂的豐富性，與歌曲的體制，我所謂的體制，有如歌劇的形式，每首歌可以獨立，而整合起來又是一個完整的表達。在這方面，我嘗試寫了『陌上桑』，只是一直沒有機會發表，另外還計劃寫『九歌』，還沒寫完。每首歌除了單一的旋律外，配樂、編曲的豐富性也是很重要的。我還有另一個構想就是建立新的歌謠傳統，揚棄傳統音樂的缺點，加入新的東西。具體來說，譬如平劇吧，我認為在配樂方面就有一些缺點，伴奏的聲音太吵，京胡的聲音甚至會涵豪尹鄭滌蛙蠶C如果能

以像這次歌劇『魔笛』中五十四人的樂隊，用相對的配樂方式來伴奏，如用幾支南胡來伴奏，效果應會更好。當然這只是純粹舉例來說，不過這就是我的構想，我希望能做到。

民歌手的心聲是音樂的橋樑，醜[以來一直站在台上的歌手，不約而同的都道出一些相似的想法，今年，以及未來，這一代音樂的花朵應該盛開在這裏。